

律
隸
初
書

神珠神書

捫蝨新話卷之一

宋 羅源陳善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經類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吾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嘗
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

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晬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
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
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
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
病革而易簣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

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攷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云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歐陽公信經廢傳

余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常恨其信經太過反泥而不通公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中之事繫辭上下非聖人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

趙盾許止其真弑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爲真狩矣秦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武王卽位三十一年

武王八十三卽位九十三

而終安得三十一年始伐紂而經復云十三年乎大抵後世去古旣遠言古事則當以古爲正古人三傳雖時有疎脫然或當時師傳之說猶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如書云桀河載與秦八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

鑿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謫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鄭陽以爲此孔子爲哀公發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爲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人遂以意度之夫豈勝億說哉歐陽公必以傳爲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

執文害理信經廢傳之過

王荊公說新經穿鑿

李長吉嘗語余答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荊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疇老云譬如釋迦十大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末

論成湯帝堯且論管在在管諸所穿鑿類皆如此
予竊不取

王荆公新法新經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不以爲然二蘇頗有
論列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至大誥篇則幾
乎罵矣召公論真有爲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解
又矯枉過直而奪之至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不可
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

其作東坡墓誌載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荆公
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
以爲可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
至今行之民以爲便何終不可之有予觀荆公要
是一世異人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
而意深嘗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
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蓋非獨不喜新
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

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
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力別否元祐諸公
惟此一人議論稍自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家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
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解云土以爲
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
名不立此語比舊時爲勝維摩詰經曰空卽無相

無相卽無作無相無作卽心意識法華經曰但念
空無作楞嚴經云但除器方空體無方荆公蓋用
此意又如云追所追者正能追者至而從之搔手
能搔搔所搔將何以能入爲柯所入爲柯之類此
能所之語亦出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
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住無滅於
此證中無能所者佛經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吾書
中本無此語予嘗與坐客謂此因舉古尊宿陳睦

州常與一士人對話其人盛稱字學睦州乃於空中點云還識這箇麼其人罔措睦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予語已遂於空中點一點問客云且如荆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得這箇否客又罔措

楊龜山三經義

楊龜山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于經

少正卯之誅不見于春秋或者以爲非卿故不書
非也孔子之作春秋正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
褒貶耳若少正卯之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
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三百四十年事事如
此春秋雖不作可也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東坡尚書傳

予居永嘉嘗與陳元智共論蘇東坡書傳至顧命

成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于
戈虎賁之迎以爲失禮嘆訝久之予曰唐呂譔乾
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同門下
省上元初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譔
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謹釋哀拜賜人譏其失禮此
殆與周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雖幼成王子
也周公雖死猶有召公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爲
非是予固不然其語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

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且見先儒謂周公有人
臣所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
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
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臥念及此不覺拊髀
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面會
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笑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
鳴球非可以憂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
於憂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
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
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
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
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
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